

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 ——以山西博物院为例

Improved Think Pattern of Museum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aking Shanxi Museum as an Example

杨 敬

Yang Jing

(山西博物院, 太原, 030024)

(Shanxi Museum, Taiyuan, 030024)

内容提要: 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在新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正在转换新思维,努力提高博物馆自身的功能定位,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积极应用新技术和融媒体,提升观众参观的积极性、互动性;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优势,全面发挥博物馆的文化、教育功能,以期在新的时代实现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西博物院在发展定位、新技术应用(文物知识图谱研究)、破圈层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旨在转换博物馆发展的新思维,探索新时代下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 新时代 博物馆 高质量 发展

Abstract: The museum is 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collection, research, display and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place for inheriting excellent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museums are changing their think pattern, striving to improve their ow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actively apply new technologies and integrated media to enhance the enthusiasm and interaction of visitors; utilize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the museum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of the museum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Shanxi Museum has made some attempts in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ultural relics knowledge graph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iming to change the think pattern of museum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museu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博物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示，对博物馆事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为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了新的机遇发展期。在新时代下，博物馆要转换新思维，主动把握机遇，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要有高定位

进入新时代，山西博物院秉承“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从定位方向、定位业态、定位格局三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借鉴生态理念，定位发展方向

为了实现区域博物馆的共同高质量发展，山西博物院借鉴自然界生物圈的多样性，通过人为主动地规划构架起博物馆文化生态圈，对其调控，协作推进，促进博物馆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2018年，山西博物院牵头组建了山西省博物馆协会、山西省市博物馆联盟，旨在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机制，搭建不同层级博物馆合作交流、共建共享的平台。目前在博物馆人才资源共建共享、展览交流、博物馆教育项目实施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并与其他省级博物馆开展交流合作，进一步推进区域文化生态圈的发展。

2. 树立社区思维，定位发展业态

2020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以“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

为主题，反映了当今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博物馆在保持其原有使命——收藏、保护、研究和展览的同时，正在逐步增加新的功能，与所在社区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博物馆社区化是博物馆的一种新业态，表明博物馆的功能已超出了现有博物馆定义的基本职能。这就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去认识、理解博物馆，当代博物馆既是建筑景观、环境景观，也是文化景观和城市会客厅。

3. 以国际化视野，定位发展格局

世界文明是多元的，在全球化视野下，博物馆发展格局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作为省级综合型博物馆，需要有包容的胸怀、开放的视野，把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引进来，互学互鉴。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展示宣传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多元文明成果；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国际的文明交流互鉴，也促进了博物馆这一文化载体之间的互动合作。

二、新技术助力博物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信息引领未来，科技带来变革。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博物馆传统的、静态的、简单的数据采集展示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新需求，应用科技创新促进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博工作者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随着物联网、移动通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构建博物馆大数据中心，打造博物馆智慧化生态体系，实现博物馆全业务信息化，进而实现博物馆的精细化管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成为可能。

1. 智慧博物馆建设发展战略推进新技术在博物馆的应用

博物馆是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理解过去、思考当下、启示未来的重要公共文化场所。同时，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核心力量与平台，博物馆也是传播历史知识、陶冶公众社会情操的重要场所。进入新时代，博物馆领域的新兴技术应用越来越普遍，数字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网络博物馆、掌上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技术上

具备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三大特点的智慧博物馆快速发展,通过创新博物馆服务、保护和管理理念,对于提升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公共文化综合服务能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文化消费需求意义重大。智慧博物馆是继数字博物馆概念之后,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博物馆新型形态。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牢牢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推动文物与科技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智慧博物馆建设路径,开展智慧博物馆项目试点工作。2014年,确定了首批全国智慧博物馆试点单位,山西博物院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七家博物馆成为试点单位。在国家文物局的科学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根据各自的馆藏特点及所处地域的观众需求,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各有侧重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智慧博物馆建设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为我国智慧博物馆的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侧重于“分众智慧化传播”,针对观众设计了多种文化活动;甘肃省博物馆设计了特殊的展示方案,综合利用3D显示、虚拟和增强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苏州博物馆推出了无线网络及移动智能终端服务;内蒙古博物院结合区域特点打造了一个移动的数字博物馆,其展览车巡回全区,把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送到基层百姓家门口;四川博物院开发了基于iPad的多媒体导教可视化系统;广东省博物馆实行全方位的智能化管理,包括安全防范、设备管理、信息通信、网络应用和音视频等智能化系统。

山西博物院智慧博物馆建设,坚持“以人为本”,遵循“科学顶层设计、坚持正确导向、强化创新思维”的原则,以智慧数据的构建、管理和应用为主线,采取文物知识化驱动建设模式,实现“以人为本”的信息传递模式,展示山西灿烂历史文化、重要历史文物和考古成果。通过三年的实践和探索,初步搭建了山西博物院智慧数据框架体系,在智慧管理、保护、服务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特别是在智慧保护方面,研究构建了国内首个文物知识图谱。在传统文物知识组织上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挖掘,涵盖近2000个文物相关实体、36000条专业知识,抽取通用知识图谱6500万条对文物知识图谱的知识外延进行扩展,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知识支撑。

博物馆的智慧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新形态。山西博物院智慧博物馆建设在前行道路上将不断探索和实践,创新形式、提升服务能力,实现博物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2. 文物知识图谱助力博物馆数据融合与文化传播

文物领域是一个内涵广泛、信息丰富的庞大领域,包含着很多子领域,如文物描述涉及文物本体、艺术、考古、自然、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类信息,各个方面的信息都在以其独特的方法、形式进行交流,而不同的应用场景所关注的文物知识的角度又各不相同。然而这些信息不能用一个范式进行表达,需要通过互相建立有效的联系才能被理解,因此,数据重叠现象严重,因而文物领域的知识表达就出现了复杂的文物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交叉问题。此外,还存在知识生产方法和工具匮乏、文物知识组织缺少规范、知识创新服务应用很少等问题。这需要博物馆行业去创新文物知识生产和服务模式,其关键是借助现代人工智能技术,为博物馆安装一个智慧的大脑,而作为人工智能基石的知识图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脑”的最佳选择。文物知识图谱也是实现文物知识互联的最高效组织方式。

知识图谱可以将丰富的知识融合起来,实现展览的数字化、科学化和艺术化,解决布展主题不鲜明、重点不突出、文物展品内涵挖掘不够的问题,从而实现博物馆与观众的真性交流。通过知识图谱这个博物馆智慧化中的基础和核心,可以全面驱动支撑文物知识生产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并以此全面提升现有博物馆业务水平,为文物收藏、研究、保护及教育传播、展览展示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更高效的知识生产、更智

能的知识服务，带动文博业务工作模式转变。因此，在山西博物院智慧博物馆一期建设过程中，构建“文物知识图谱”是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之一。

2017年以来，山西博物院联合天津大学计算机学院，在文物领域首创性地开展了知识图谱构建的探索性研究，并尝试了一些服务公众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在传统的文物知识组织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通过知识问答、知识搜索等形式提供知识服务，对文物背后的故事做了深入的诠释，支撑了前端交互的展示展陈。

(1) 何为文物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是网状的语义知识库，用来描述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实体和关系，其中结点代表实体或者概念，边代表实体/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知识图谱能够实现丰富的知识表达、开放互联和基于知识的服务，它在精确语义

检索、知识问答、关联挖掘、可视化呈现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优势，使其迅速成为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国内外各行各业研究的热点、发展的新方向。因此，建设智慧博物馆中应用知识图谱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1]，它的出现给智慧博物馆建设的知识组织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文物知识图谱是博物馆智慧化的基础和核心，它用来描述文物知识及其载体，构建、挖掘、分析、呈现文物本体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文物知识图谱能够满足智慧博物馆建设中文物知识供应能力需求，能够更为全面地汇聚文博领域的海量知识，还能更丰富地表达知识，更精准地呈现知识，并能够更好地支撑多种的知识业务需求（图1）。

(2) 构建文物知识图谱，实现知识图谱在文物领域的亮点应用

文物知识图谱将海量、多源、异构的文物领域数据，包括文物本体、环境、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研究成果、网络数据等，通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软件科学等组织起来，能够更为全面地汇聚文博领域的海量知识，构建丰富的知识体系，还能够通过更丰富的知识表达、更精准的知识呈现，支撑文物和博物馆多种知识业务需求和文物展示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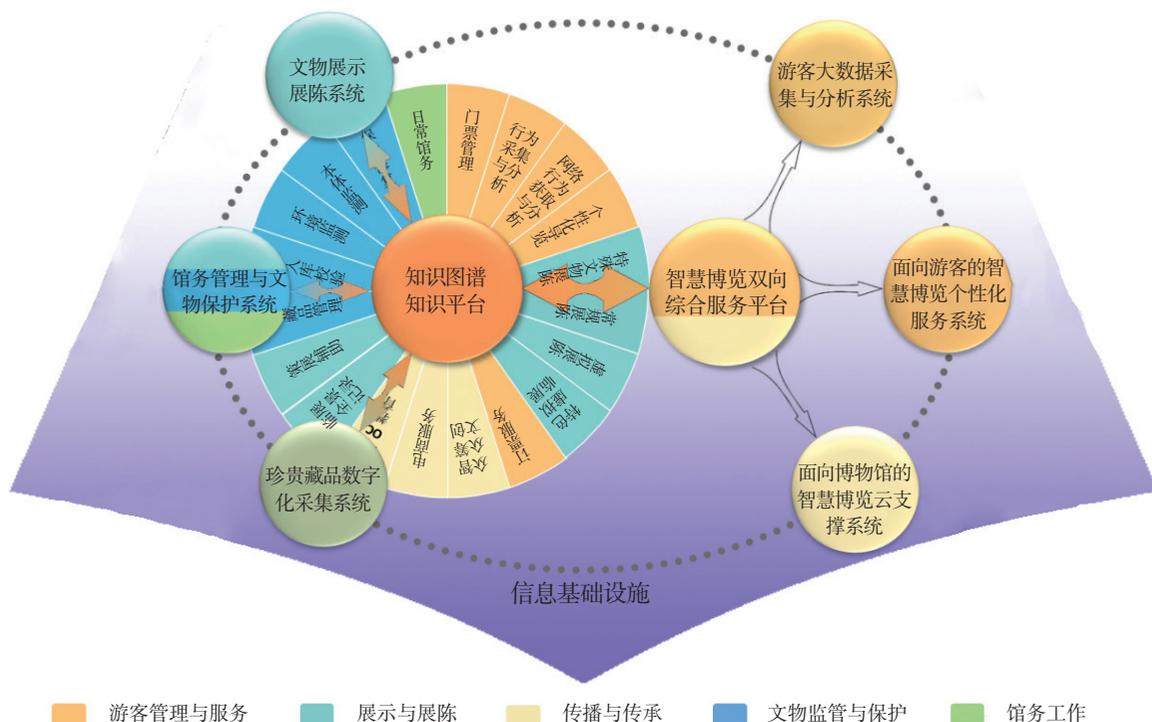


图1 文物知识图谱在山西博物院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①文物知识图谱构建。鉴于文物领域专业性强，文物数据具有多源、异构、稀疏等特点，不能简单照搬通用知识图谱或者其他行业成熟的知识图谱技术。需要针对文物行业的需求和特点，量身定制文物知识图谱的模型、构建技术、应用支撑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及创新应用，形成文物知识组织、生产、应用的全技术链条。

山西博物院的文物知识图谱构建主要包括7个关键环节，即文物知识整理加工组织、文物知识抽取、文物知识融合、文物知识标注、文物知识绘制、文物知识存储、文物知识检索和个性化展现。

②文物知识图谱典型应用。文物知识图谱为文物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知识组织方式。它能够支持海量馆藏信息档案，涵盖文物本体信息（名称、年代、尺寸、意义等）、相关历史人物、相关

历史背景、考古信息、馆藏信息、展出信息等多层次、多维度信息；根据文物的出库、入库状态信息，支持文物修复记录、展出记录、事故记录、研究记录等业务信息；提供博物馆文献资料数据库访问接口；按馆藏文物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检索；更为智慧的知识共享：把博物馆的研究成果、图书资料共享到网络存储，让博物馆内部工作人员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料文档（图2）。

文物知识图谱为博物馆展陈提供更加优化的方案。文物知识图谱可以提供更加多元的信息展示、更加丰富的交互性、采取多视图关联技术、虚拟技术等，使静态的文物及说明，讲解（音频）和视频融合起来，实现布展的科学化和艺术化，解决布展主题不鲜明、重点不突出、文物展品内涵不清的问题，实现博物馆和观众的真性交流。

文物知识图谱为博物馆藏品研究和藏品管理工作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有了文物知识图谱，可以更为高效地进行社会文物的建档、跟踪，实现更为有效的获取文物流转和拍卖信息，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征集和购买；文物知识图谱可以有效构建文物出入库的相关信息，为管理者提供更为有效的出入库管理决策支持。

文物知识图谱使博物馆观众服务更加智慧化。文物知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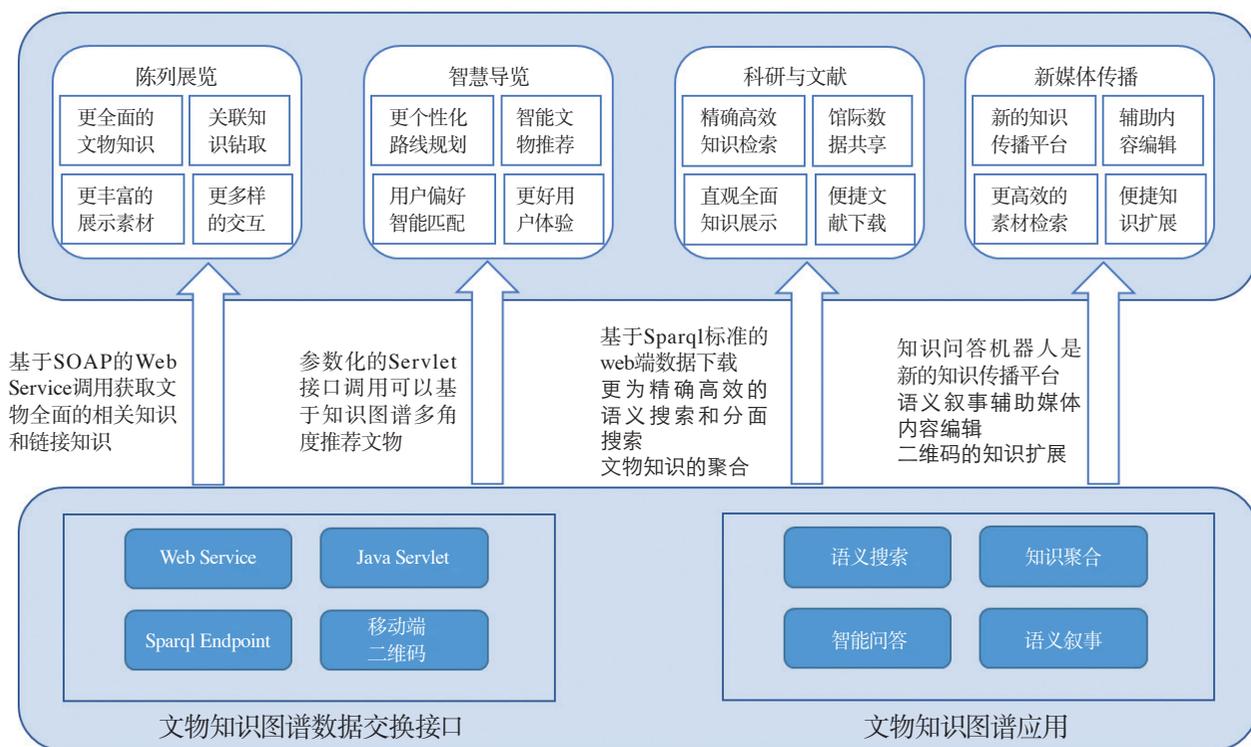


图2 文物知识图谱支撑下的博物馆业务应用

谱能够汇集多源观众属性数据和行为数据,构建观众数字化管理中心,促进线上与线下的服务深度融合,创新集观众数据采集、观众行为分析、观众服务提升一体化的服务模式,真正将博物馆对外服务与观众需求紧密联系起来,最大程度发挥观众数据的价值,为博物馆的展陈策划、活动开展和服务质量提升提供数据支持;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观众基本信息和行为偏好,及时开展活动效果评估和处理咨询反馈信息,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文物保护教育数字化宣传。

文物知识图谱还将成为博物馆智慧管理的有效支撑,其可视化的形式将文献研究与文物领域相关知识关联起来,其便捷化的内容编辑、智慧的内容发布、高效的素材管理和观众信息集中收集能够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新媒体传播的能力。

发展“智慧展览与教育传播”是文物知识图谱构建的一个重要目的。基于大数据应用的藏品研究、观众分析系统,基于云计算功能的知识图谱和信息推送,基于人工智能的创造性整合思维,使得文物知识图谱在感知、分析观众(公众)的需求,共享资源和创意,整合相关信息和知识,以最佳形式的表达,更加智能地推送或获取,使得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挖掘、博物馆文化永不落幕。文物知识问答系统和知识众包就是基于文物知识图谱应用的创新之举。

山西博物院探索并实践了文博领域建设知识图谱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完成了知识采集和知识表达,初步提出了中国馆藏文物知识图谱的知识表达的数据模型和标准规范,初步建立了文物知识图谱的基础技术平台,并在此基础

上开发了一系列知识图谱的典型应用。同时,也为博物馆的前端核心应用系统提供知识供给,支撑、丰富并提升前端业务应用。

总之,充分应用新技术,以文物知识图谱为博物馆智慧化的基础和核心,通过构建文物知识图谱,将全面提升现有博物馆业务水平,为文物收藏、研究、保护及教育传播、展览展示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更高效的知识生产、更智能的知识服务,带动文博业务工作模式转变。

三、新时代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要善用融媒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教育成为新时代博物馆设立的首要目的,而传播则成为了新时代博物馆的重要职能。特别是免费开放以来,伴随着公众对博物馆的青睐,博物馆硬件和软件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要真正实现让公众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就更显得重要。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金瑞国表示:“重自我、轻合作的格局依然是博物馆文化传播的短板。”“由于标准规范不统一、技术路线不协调、内容信息不通达,智慧博物馆还是没有打破最后的‘围墙’,形成整合传播、融合传播的局面。”^[2]因此,新时代的博物馆要练好“内功”,在制定出技术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善于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手段进行创意传播,突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维局限性,善用“新媒体”“融媒体”,发挥“跨圈层传播”的积极作用。

1. 博物馆自身要不断提升自我宣传推广的能力

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博物馆需要有专业的宣传推广团队,有科学系统的宣传计划,搭建常规化的宣传平台,有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宣传方案。要善于自我吆喝,让针对博物馆展览、社会教育活动、文化创意等工作的宣传推广具有规律性,同时也要发挥好博物馆宣传教育阵地的作用,围绕博物馆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物知识开展普及与传播,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宣传推广工作把博物馆与公众连接起来,与公众开展对话与交流,及时展示博物馆的最新动态和重要成果。

2. 让“融媒体”传播成为新时代博物馆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

(1) 何为融媒体

融媒体是近年来新兴的媒体传播形式,以发展为基础和前

提,以扬优为主要手段,它能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微博、微信、论坛传媒等媒介载体将彼此之间具有共同性又存在互补性的特点进行全面整合,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达成资源、内容、宣传、利益的融合状态,使得服务对象达到功能、手段、价值的全面提升运作,是近年来新型的一种媒体形式。

(2) 博物馆宣传工作中如何运用融媒体

博物馆宣传工作既是向大众推荐博物馆自身,又是传播历史文化的助力器。新时代“互联网+”模式下的博物馆,参与群体变得更为多元化。“两微一端”及博物馆官网的浏览者、参与互动者日益增多,成为博物馆的重要用户和参与者。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传播矩阵凸显出重要性。这种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新型传播矩阵更加便捷、完善、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是博物馆文化传播可以借助的强大力量。

2020年防控新冠肺炎以来,山西博物院广泛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这样的“融媒体”新型传播矩阵,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发挥着积极的传播作用。官方微博推出“每日一展”栏目,每天推介一个线上展览,用360全景展示或电子书的形式,将虚拟展示、重点文物推荐、语音讲解、短视频等多种体验融为一体;引导粉丝在家“参观”“晋魂”基本陈列,设计精品、成人、亲子三种线路满足不同的受众;集中整理“两分钟看展览”“感知晋魂”等博物馆文化宣传视频通过“两微一端”持续推送;通过抖音、新浪、腾讯、

快手等直播平台开展系列直播活动;在“学习强国”山西平台申请开辟专栏推送山西博物院近年来举办的公益学术讲座视频资源,让新媒体平台传播形式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山西省博物馆协会,发起组织推出“山西省内博物馆线上展览”活动,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推送91个“线上展览”项目,以及“博物馆微课堂”等活动,实现了广大观众在疫情期间“足不出户‘逛展馆’,动动手指‘看展览’”的效果,让文化战“疫”的力量穿越阻隔,让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3. 让博物馆文化实现“破圈层传播”

所谓“破圈层传播”,即突破“边界”思维,打破行业壁垒,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新机制。博物馆如何实现“破圈层传播”呢?至少可以从宣传的主体和宣传媒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方面从传播博物馆文化的主体来看,不要仅仅依赖文博工作者的力量,还应该与高校专家团队、科研院所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加强博物馆文化的研究,提升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品质和内涵。而且要敢于拓宽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范围。山西博物院自2008年开始,形成了定期招募社会志愿者、博物馆会员、小小讲解员等的工作机制,借助社会力量传播博物馆文化、历史文化,拓展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主体和范围。

另一方面从传播博物馆文化的途径来看,应打破“边界”思维,适应博物馆受众需求的变化,实现宣传媒介多样化。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和传播机构,需与时俱进,深入挖掘受众群体的类型与偏好,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赋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实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国家宝藏·国宝音乐会》《赢在博物馆》《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栏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栏目通过鲜活的传播方式,吸引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它们的成功落地,展现出国家级媒体的使命与担当,也带给新时代博物馆人与媒体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令人深刻地认识到,通过“破圈层传播”,能够让文博人的专业知识与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得以完美的结合,从而实现“1+1>2”的良好效果。

总之,博物馆应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中来,博采众长,讲好文物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当然,博物馆如何实现全面持续高质量发展是需要博物馆人不断探索的新课题。新的时代,需要博物馆人守正创新、勠力同心,时刻牢记博物馆的职能

和责任,牢记博物馆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提升基本业务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让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技术应用、新的传播方式在文物“活”起来的各项实践中,在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 [1] 万静、严欢春、邢立栋:《浅析知识图谱在智慧博物馆中的应用前景》,《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博物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 [2] 金瑞国:《智慧博物馆与文化传播》,《中国智慧博物馆蓝皮书2016》,红旗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参考文献

- [1] 黄春雨:《新时代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刍议》,《博物院》2018年第3期。
- [2] 邹丹丹:《关于华侨历史藏品管理的几点思考》,《黑河学刊》2018年第6期。
- [3] 张晓梅:《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建设十周年的回顾与思考》,《大众文艺》2017年第1期。
- [4] 白杰:《当代中国博物馆人的神圣使命——写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首都博物馆三周年之际》,《博物院》2017年第1期。
- [5] 薛峰、王少华、秦新华、辛后林:《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博物馆藏品智能化管理应用研究——以山西博物院藏品智能化管理为例》,《大科技》2017年第5期。
- [6] 黄雪寅:《“互联网+”背景下博物馆基础业务的夯实与拓展》,《博物院》2017年第6期。
- [7] 孟芳:《基层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路径探讨》,《丝绸之路》2017年第14期。
- [8] 娄方:《“互联网+”时代下智慧博物馆管理方式探究》,《丝路视野》2017年第29期。
- [9] 陈凌云:《“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发展对策研究》,《江南论坛》2016年第1期。
- [10] 叶杨:《国际博物馆的〈深圳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综述》,《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年第6期。
- [11] 刘芳菲:《博物馆为何需要“活”起来》,《小康》2016年第27期。
- [12] 赵君香:《基于艺术博物馆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人文天下》2016年第21期。
- [13] 宋雪峰:《浅谈新时期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及策略》,《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1期。
- [14] 金瑞国:《智慧博物馆与文化传播》,《中国智慧博物馆蓝皮书2016》,红旗出版社,2016年。
- [15] 杜丽敏:《浅谈新形势下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发挥》,《丝绸之路》2015年第18期。
- [16] 王晓明:《扎根藏品沃土 架设沟通桥梁——山西博物院社教活动设计与实践》,《文物世界》2014年第6期。
- [17] 朱娅阳:《智慧博物馆视阈下南京博物院的受众体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 [18] 李丹成:《太原博物馆旅游现状及开发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